

《給我一個中國娃娃》龍應台

走出法蘭克福機場，迎面而來一對操美國英語的黑人夫婦，牽著個兩三歲的小女孩。黑人的小孩特別可愛，眼前這個小把戲也不例外：皮膚黑漆發亮，眼睛很大，黑白分明的瞳孔中透著清純的稚氣。鬢曲油亮的辮子在頭頂上一晃一晃的。

正要擦身而過，瞥見小女孩一手緊緊摟在前胸的洋娃娃；啊，是個黑娃娃！黑漆發亮的臉，黑漆發亮的頭髮，繡花的袖子裡伸出黑漆發亮的小手。

從來沒見過黑的洋娃娃，所以稍稍吃了一驚。小女孩回眸望了我一眼，嬌愛地微笑了一下，逐漸遠去。我開始領悟到自己的吃驚包含了多少愚昧：黑頭髮、黑眼睛、黑皮膚的孩子，為什麼要玩金頭髮、藍眼睛、白皮膚的娃娃？小孩抱娃娃，往往是一種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卻吃了一驚。

如果看見一個黑頭髮、黑眼睛的中國孩子玩一個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的黑髮黑眼睛的娃娃，我是不是也要覺得訝異呢？事實上，我從來沒有見過中國娃娃。站在玻璃櫃上穿羅戴玉的王昭君或舞姿娉婷的美女，都是僵硬而易損的，只供觀賞；讓孩子抱在懷裡又親又咬又揉搓的，都是「洋」娃娃，藍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嘿，這是個國際多元化的世界，玩外國娃娃沒什麼不對。我也同意，可是，如果只是國際多元的現象，為什麼我們的孩子沒有黑人娃娃、印第安娃娃、埃及娃娃，而是清一色的白種娃娃？再說，在開拓到外國娃娃之前，總要先有自己的娃娃。黑發黃膚的小女孩在「家家酒」中扮演媽媽，她愛撫的「嬰兒」卻跟自己一點也不像，不免令人沉思：中國的娃娃到哪裡去了？

現代的中國人認為西方人比較漂亮，我們對自己的認可也變成深目、隆鼻、豐乳、長腿的追求。以少女為對象的雜誌，每一頁都是金髮的模特兒。我們的孩子上美術課，信手畫出來的人像，一個一個赫然是西方人的臉型。把這些跡象整合起來觀察，中國孩子抱「洋」娃娃的現象。就不是那麼單純了。

有一回在台北市坐計程車。長得橫眉豎目的司機悶聲不響，很嚴肅的神情，猛然一個大轉彎，他卻失聲大叫：

「你看，你看，街角那四隻……」聲音裡充滿興奮。

四隻什麼？狗嗎？我轉頭探看，看不見什麼。司機繼續說：

「哇，有夠大只！又那麼黑，暗時睹到會驚死人！」

他指的，原來是四個正在等紅綠燈的黑人。

種族歧視絕對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中國的大漢民族要搞起歧視來，比誰都不差。不同的是，以前，我們自認是最優秀的民族，異族非番即蠻。現在，我們接納了白種人的世界觀：先進的白人高高在上，膚色越深，層次越低。中國人自己，就在白黑兩極之間。

對於白人，我們或者諂媚，或者排斥；對於黑人，那位計程車司機的心態相當典型。對於膚色與自己不相上下的其他亞洲人，我們沒有興趣——有誰談印尼的文學？有誰注意印度的發展？但是，一旦西方人開始「炒」印尼文學，或印度的發展，我們馬上就會跟進。你相信嗎？

美國的黑人也是經過許多年的掙扎，才贏得今天還不算十分堅強的民族自尊。有思考力的黑人經過無數的反省、質疑、追求，才發出「黑就是美」的吶喊；是這聲覺醒的吶喊，使法蘭克福機場的那個黑女孩手裡擁抱著一個和自己一樣黑的黑娃娃。中國在西方的陰影下生活了很久，但是今天的台灣似乎已經開始有足夠的知識與智慧去抗拒這個巨大的陰影：對於現行價值觀的重新檢閱、反省，應該是建立民族自尊的第一步。

給我們的孩子一個中國娃娃吧！